

民國十五年二月藏







孟子卷八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之地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

可以成
輿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
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
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毋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
意則日力不
足以足之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
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
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爲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
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
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
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
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
讎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政必從之，是上爲下則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使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親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妄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况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而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

孟子 卷八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易說中。立賢無方。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

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庾公
衛大夫疾作癘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
曰吾必生矣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僻。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而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治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四也書云四又大以利為本耳若祀柳為楹棖非祀柳之性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

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

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

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積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

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

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

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救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

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情解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

遇得也。音子。子父親敘。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磨。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

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

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待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咎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眾人之容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

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播間，郭外冢間也。乞其餘者，所餘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由用也。用言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
 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爲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
 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
 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孟子卷九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萬章章句上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舜耕于歷山之時也

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

愬。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愬愬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我共。八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非悲感焉。

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

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欲貪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不得於君。則熱中。

不得於君則熱中。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

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

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燼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

從而出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去其井以為舜死矣。

入而即出，警賈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為舜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為已之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楯也，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箠，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

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詐，僞也。萬章言：如是則爲僞。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詐僞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烹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於有庠，或有人以為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此之謂也。

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感躅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

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孟子曰否。

言不
然也。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成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與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祖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

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不以堯為臣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

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

王事。我獨賢勞也。

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是以怨也。

王事我獨賢勞也

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瞽瞍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慄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為父不得

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

孟子曰：否。

堯不與之。

孟子曰否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

孟子
卷九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

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自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益伯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

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

孟子卷九 十一 承懷堂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

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

太甲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

否不
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矜以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湯二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德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

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夫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歸潔於身不汚已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毫，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毫，遂順天而誅之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籛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黜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者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

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
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
聖人乎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

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爲人
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好事毀敗人之德
行者爲設此言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

垂棘美玉所出地各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宰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人自鬻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

自黨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有爲之乎
人自黨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
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



孟子卷九終

五

卷九 萬章

七

承慶堂



孟子卷十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葛藹訂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反覆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

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
上同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

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既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

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者智理物
聖人終始同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

中非爾力也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

軻也。嘗聞其略也。

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麓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

等。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孟子卷一
四
五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

問朋友之道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挾也。

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二人則子忘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也。皆賢人
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
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
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與子
思則師之矣。吾與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
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

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

非王公尊賢也。

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

也。

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舅。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

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
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
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
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
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言其來交求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
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萬章曰今有樂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

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未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克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

曰事道也

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事道奚獵較也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繩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

養

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辭尊富者安所宜也。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

肥好長大而已。苗苗，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

非禮也。

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

士窮而無所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

孟子曰受之也

受之何義也

萬章曰受粟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章問何為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

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

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

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治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荅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眾也庶眾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雖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

孟子 卷一
三
元懷堂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曾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解曰古人口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

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曾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已說於上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於首者。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

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効君子。守死善道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 卷一 十一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也。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問何卿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王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問貴戚之卿如何。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若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
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王勃然變乎色。

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曰吾今也與精又醫之而不羅頌志

其或也而也

曰今也其

曰今也其

曰正心與也

王問此言豈然而

王德於變乎

曰始也其之而後立



按

孟子卷十一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告子章句上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棬。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柷棬也。杞柳柷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柷棬柷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椹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
為栝椹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
成其栝椹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椹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為栝椹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
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椹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
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

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圓池謂湍水湍激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
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圓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情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爲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

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爲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內。故曰外也。

曰：耆秦人之矣。無以異於耆吾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矣亦有外歟。

孟子曰：耆與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矣。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矣之意。豈

炙亦有外歟

孟子曰。耆多。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多。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多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亦以爲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季子曰。誰敬也。

曰。敬兄。

答季子之問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
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

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入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孟子曰富貴之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
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
也。

麩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

足同也。

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蕘。蕘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

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也。豈論言不遠也。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
立也，豈希言不遠也。

則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且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存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于草木，法度于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

孟子卷二 九
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

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于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使緩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各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者亦若是。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
 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
 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為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
 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
 擇善何
 不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
 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則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
 其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

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噉爾啣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

宮室供奉妻妾施於
所知之人窮乏者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
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

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

孟子 卷二 三 子傷室
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漑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

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
擗賤者也不可害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
人故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桐養其槲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槲棘
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
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
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德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態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求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

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開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之味也。今開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梁矣。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

羿古之善射者彀張弩付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得射者之張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孟子卷十一終

孟子卷十二

孟子卷十二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

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樓，辜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

可。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孝悌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若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

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

之故作小弁之詩目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徑，宋人名，徑，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

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徑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宋徑，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徑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
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
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
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與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
從而
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必曰利

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
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

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
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
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
交於孟子孟子亦不答之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
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
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

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

成享也。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備行國中，但遙交越，爲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

一者何也。

一者何也

髡問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屢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

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

得歟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

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言孔子爲司寇爲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膊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爲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撻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爲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容羈旅。勿忘忽也。任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

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

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

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
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
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
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
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是諸侯當來
 朝聘故言守宗廟與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
 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
 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
 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
 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
 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歛也今之所謂良
 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
 富桀也謂若夏桀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夏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

侯幣帛饗饗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効夷貉無人倫之敎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卷三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濟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樂政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入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子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

好善足乎

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予既已知之

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詭，賤他人之言。詭詭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詭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禮可以仕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

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賤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為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土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

喻。

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

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
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
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
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
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
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
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山屑潔也我不潔其人之行故不教
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予而爲仁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孟子卷十三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盡心章句上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
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
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地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夭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夭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極格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
故曰非正命也已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衆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人不可以無所羞耻也。論語曰。行己有耻。

無耻之耻。無耻矣。

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也。

人能耻已之無所耻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也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耻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耻為也今造機變併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耻之心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耻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

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友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

囂囂

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貴富矣。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貴富無欲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過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
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
身正其行
不陷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欷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
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歌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
也此其過
人甚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
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
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知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中，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知良能，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幾希。

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
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
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卽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
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事君求君之意爲
苟容以悅君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
而後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犬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
君子重言
是美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

喻而
知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已說於
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天下有能若文王者、
仁人呼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
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

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歛。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餘財不可
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

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卻也言

大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

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

跖之徒也欲如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

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饑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耻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有為，為仁義也。掘，八尺也。雖浚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有爲爲仁義也。朝八尺也。雖濶而不及泉。喻有爲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

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留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
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齊王子名墊也問士
當何事爲事者耶

孟子曰尚志

尚貴也士當尚貴

尚貴也。士當貴
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
矣。

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
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貴。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合簞食豆羹之
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其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
萬鍾則不辨禮。
義而受之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臯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子民正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曰夫舜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如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蹠，草履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訥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

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
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
子也王子居尊勢
故儀聲如是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
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
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
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菽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

而已矣。

終，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

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

為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議之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

有如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漬而浹治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

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禮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答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

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
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真不徧愛衆人、
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

不知務。

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犬飯也。流歠
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放尊者前賜食。犬飯長歠不敬之
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
小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決類也。

孟子卷十三 終

孟子卷十四

終

居下恭大對先禮而用焉

大禮而夫不禮耳

夫禮也禮也禮也

由不禮而三年

而三年

不逾三年之美

長矣

則事也

莫美之

子

吹

吹



亦禮也

惠也

愛眾入

之

之

之

之

孟子卷十四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等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隣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於野骨肉靡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孟子曰盡言書則不如無書至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鬻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備也。袵，壽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

女自悅亦不佚豫

女自侍亦不佚豫
如故自當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 卷四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
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龍羹之類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
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
有所不足，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
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上，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

天下不與，故不

天下不與故不
得有天下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天子之心
封以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諸侯之心諸
侯能以為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
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孟
子
卷之四
四
孟
子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嘗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早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繫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
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

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

王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絲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殞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

也問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明不可得也。

孟子曰問高子曰山徑之溪間介然用之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以爲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鉏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尚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而有勇。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櫻追也。虎依蹶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耻不如前，見虎走而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

孟子 卷之四 十一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暨

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
有善有信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爲善信
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已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憶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達禮。楊朱之道爲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

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苙欄也招買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胃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紵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

禮義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隣國。隣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子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
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
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

屨扉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窻牖之上客到之後
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廢廢匿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
曰侍從者所竊匿也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
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

曰殆非也

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

曰殆非也

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
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

孟子
卷之四
十一
永懷堂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以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為仁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

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

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

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犬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

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般犬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於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溪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者，寡矣。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

孟子曰：曾子戰。

孟子曰。膾炙哉。

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雖笑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嘆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僻。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耻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狷人次于狂者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

孟子 卷之四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

賊何哉。

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華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

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于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尊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二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擊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擊、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

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求為遠而無有也。雖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擊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孟子卷十四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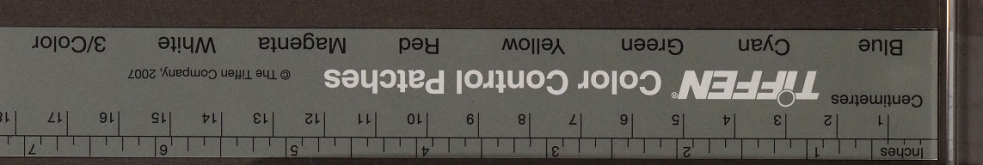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登記號：000418

一九 年 月 日





知不足齋叢書

民國十五年二月藏



